

## 刀郎木卡姆

□ 邵玉田

音乐是一种语言,有自己的民族特点。我国疆域辽阔,不同地区的音乐都有自己的风格。

来到了阿克苏市南部的阿瓦提县。刀郎部落,是我们南疆之行中的一站。尚未踏进景区的大门,就听见从里边传出来悠扬的歌声,歌手在引吭高歌,给人的感觉,不是用喉咙在唱,而是用生命在嘶吼。

新疆的朋友告诉我,这是刀郎人的民歌,叫木卡姆。有趣的是,此时此刻,我们一行中已经有人踩着炽热的音乐节拍,不由自主地摇摆起来了。刀郎人,长期生活在叶尔羌河中下游平原的胡杨林、戈壁荒漠中,以游牧和简单的种植为生。在闭塞的环境下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、语言、文化、艺术和心理特征。

野性的刀郎木卡姆,是古代刀郎人狩猎文化的遗存。

这种融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游戏、民俗为一体的综合艺术,来自于他们的生活,是他们对美的独特表达。

刀郎部落村寨,至今仍然有刀郎人居住。他

们一有闲暇,就会进入表达心声的歌唱。

眼前的这位维吾尔老人,动听的歌声和富有激情的弹奏感染了小院里的所有人。围坐他身边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有的打起手鼓,有的弹起吉他,那一刻,在场的所有人,心灵仿佛都被净化了。

木卡姆艺术中的歌唱内容,包含了哲人箴言、文人诗作、先知告诫、民间故事等,是反映维吾尔人民生活和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。歌曲体裁既有叙事歌,又有叙事歌;演唱方式既有合唱,又有齐唱、独唱;唱词格律与押韵方式,复杂多样。刀郎木卡姆与新疆境内的各种维吾尔木卡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同时又有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,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,由此而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在刀郎木卡姆的民歌中,爱情往往是主要内容。

朋友介绍,今天的这段《旅人歌》有这样的唱词:“你穿着雪白的裙子,镶着鲜红的花边,等待着心上的人儿,呆呆地坐望着眼欲穿。”“你穿着美丽的丝裙,手捧鲜花在门外留恋,热恋着心上的人儿,却掉进了灾难里面。”“你是多么好的姑娘啊,就像含苞的花蕾一般;我想送一束花给你,又怕双

手打颤……”这与男耕女织的农耕民族的夫妻关系不同,表现出了刀郎人男女共同维系生存的紧密性和深厚、默契的情爱。音乐舞蹈刀郎木卡姆,高昂苍劲的唱腔,刚劲有力的舞姿,配以音色富有戈壁荒原风韵的刀郎乐器,将“刀郎”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区间车来了,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我们穿越于刀郎部落的“祖先祭坛、敬酒台、刀郎勇士竞技场、射箭场、刀郎农民画长廊”之间,最后来到了“胡杨界”。双脚踏在松软的沙土上,行进的路曲折如飘带,高高低低,耳边的“木卡姆”时起时落,牵引我走向古远的幽深境界:繁茂的胡杨,历经千年而不倒的胡杨,还有用胡杨木雕雕刻而成的巨大刀郎人的雕像……

仿佛是在历史的长卷中漫步。

尤其,有了木卡姆的伴随,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,可能会产生对形象、场景、情绪、情感、思想、哲理等听觉之外内容的联想。这样的音乐是最自由的艺术,也是最能培养人的想象力的艺术。

不仅是精神的愉悦,心情的舒展,还有心灵的对话。

## 编辑的回复

□ 马晓炜

有人说:“编辑与作者的关系,是互为依存的水火关系。”此语我完全赞同。没有编辑幕后逐字逐句地看稿与修改润色,作者的作品就无从发表,离开了作者用心写稿、热情投稿,编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这两年,从编辑回复的一封封邮件里,我切身感受到了编辑对我这个草根作者的关心与鼓励。

在军营刚从事新闻宣传时,稿子不是通过邮局寄到编辑手上,就是千里迢迢送到报社。或许经历过“写稿像傻子,送稿像疯子”,退稿像傻子,登了稿子像疯子”那样的成长过程,让我对编辑一直十分敬重,对他们长期悉心指导与帮助心怀感激,更对往日投稿的种种艰辛与不易记忆犹新。

庆幸的是,随着时代的发展,如今已经可以无纸化办公。投稿只需鼠标轻轻一点,稿子瞬间抵达编辑的案头,方便快捷不说,还拉近了作者与编辑的距离。于我而言,每当看到编辑精心设置的一些自动回复,我都倍感贴心暖心。无论是诸如“您发给我的信件已经收到,感谢您对本报的支持,我会及时编审稿件,还请您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”等礼节性的回复,还是类似“来稿时请标注省市、题材、字数,并注明身份证号码、开户银行以及账号,以便于发放稿费”等温馨提示,字里行间满是编辑围着作者转、替作者着想的

服务理念,使作者第一时间消除稿件是否收到的顾虑,做到对报社的要求一目了然,良苦用心可见一斑。

每当收到编辑的回复,我都认真阅读,唯恐遗漏了什么。我深知,与文字打交道是一件苦差事,编辑每天从海量来稿中,精挑细选出几篇符合版面风格、直抵读者心灵的阅读美篇,一定有着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的不易。作为作者,我们在苦心经营、打磨好稿子的同时,对编辑给出的注意事项,必须加以关注,逐一对照,认真落实,以举手之劳为编辑减少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和麻烦。俗话说:“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”。

诚然,在收到编辑的众多回复里,莫过于开启信箱的瞬间,惊喜地发现编辑发来的约稿通知、改稿意见、用稿链接等,那份兴奋、那份欢喜真是难以言表。虽然我们从不曾相识,但是通过文字,我感受到了编辑对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的厚爱。点点滴滴汇聚在邮箱里,延续在心坎上,让我鼓起勇气,笔耕不辍,在文学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

编辑默默无闻地耕耘在媒体背后,用邮件、电话、微信等方式,架起与作者沟通的桥梁,用文字、图像和声音呈现社会百态,奏响时代最强音。又是一年记者节,我惟有采摘一枚深秋火红的枫叶,连同一份深情的祝福打包在邮件里,请您查收。

## 那簇篝火,永燃我心峦

□ 孙成栋

每个人的心中,总会飘扬一面旗,那是人生的篝火,也是信念的灯盏,穿越风雨而永不熄灭。平时在山巅上、在赛场上、在典礼上,每每见到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,心头总是情不自禁地涌起阵阵激动与喜悦。细想起来,那面飘扬于我生命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,时时刻刻在梦中猎猎作响,历经四十多载风雨须臾也不曾淡忘。

那是上小学的第一天,报名手续结束后,老师从校园旁边的小河里拎来一桶清澈见底的水,带着我们每一位学生认真地将小手洗得干干净净,又教我们将皱皱褶褶的衣服理齐、揉顺、抹平,然后领着我们来到操场上升国旗。秋日的骄阳将铺在地上的砖块晒得发烫,使光着脚丫子的大伙十分难受,但每一个人都像战士一样勇敢,将脚弓绷得紧又紧、小腿挺得直又直,坚强地站成一个飒爽齐整的方阵。不一会儿,我们的脸上都汗水淋漓,但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、喊一声累,因为大家都知道,马上就要升起的是代表祖国母

亲的五星红旗。

在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雄壮国歌声中,高年级同学中的一位戴“三道杠”的女孩庄严地捧着一面红彤彤的国旗,缓缓走向升旗台,然后站到一张凳子上,虔诚地将国旗系上旗杆的顶端。那时的农村小学条件异常简陋,升旗台其实只是一个土墩子,旗杆也只是一根细细的毛竹做的,但那面迎风飞腾的国旗却是那么崭新、那么鲜艳、那么美丽,仿佛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,又若一抹朝霞在喷薄而出。升旗过后,老师给我们讲了这面国旗的来历。当老师告诉我们这面国旗已用了8年时,我们很是诧异,难道雨打风吹也不能使她褪色?老师说,你们慢慢就会知道答案了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,我们渐渐明白了国旗永葆鲜艳的原因。原来,全校师生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国旗。每当遇到风雨天气,大家都小心地将旗杆插到避风挡雨处;每天放晚学前,值日生都将国旗从旗杆上取下来,折叠得整整齐

齐、方方正正;放假了,老师们总不忘将国旗带回家洗得干干净净,放在衣柜里最重要的位置,还要放上一颗樟脑丸。

在老师的熏陶和高年级同学的影响下,我也学会了很多保护国旗的窍门,每次轮到我值日时,都会想方设法保证她的安全。记得在一个狂风呼啸的日子,傍晚放学前我去收国旗,手刚要摸到旗杆顶端,国旗却被一阵飓风吹跑了。我连忙一个箭步跳下凳子,狂奔着追赶国旗,追了一百多米远,眼看着国旗就要被风刮进一处荆棘丛中,担心国旗被撕坏的我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,双臂紧紧护住国旗,一头栽倒在荆棘丛中。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后,我不顾脸上、身上钻心的疼痛,急忙展开怀里的国旗,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地仔细查看,直到确认国旗安然无恙时,我才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直到小学毕业时,那面国旗还是那么鲜艳。我知道,只要那一腔腔热血不曾冷却,五星红旗就会永远鲜艳地飘扬……

## 老伴是我的「信息员」

□ 王洪武

退休之后再写稿,信息渠道确实比在职时少了些。不过,不要紧,只要用心,就能找到素材。这几年,我从老伴那里就抓到不少可用的“信息”。

一天,老伴从外面回来,很有兴味地对家人说:“好玩呢,隔壁巷子里一个离休老干部,找了个男保姆,是个下岗工人。”当时正是企业改制的决战期,这“男保姆”既打破了“保姆是女人专利”的陈规,反映了一种新的择业观,对一些人重新就业有所启示,又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服务信息。我觉得这是个写稿的好素材,便叫老伴留心观察。她很配合,隔三差五到这位老人家串门子,谈家常,回来说了不少那男保姆热心照顾老人的事迹。此后,她又陪我亲自到现场采访。回家后,一篇《邻家的男保姆》的通讯很快写好,被好几家老年报刊采用了。

初战告捷,老伴摸“信息”的劲头大增。晨练、买菜、逛街、探亲以及与老姐妹们闲聊,她都比人家多长一个心眼、多带一副耳朵、一双眼睛、一张嘴,许多家长里短的事,她都能掌握,有些还能刨根究底,弄得有头有序。回家在床头桌边、锅头灶边尽“唠叨”给我听。就在前阶段疫情紧张时期,我想写篇“抗疫”稿件,却没有素材。老伴说,这好办啊,隔壁社区网格员老郭一家祖孙三代齐上阵,热心助民搞核酸检测,事迹生动感人,你去摸一下写一篇不就得了。果然,经采写登出后的通讯《祖孙三代同抗疫》,受到编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。

这些年,我抓住老伴提供的“信息”,先后采写了《姜嫂卖浆》《周皮匠摇橹》《感情这东西》《情缘难续》《“疫”不容辞》等二三十篇好文章。

老伴是个老初中生,经长期耳濡目染,她对“哪些东西能写稿”渐渐也在行了。她提供的信息内容大多是一些好人好事,正能量。但不乏也有批评建议,还有可供写杂文评论的“好点子”哩。譬如,有户人家五月一日生了个小孩,报户口时,父母却将其出生日改了,说是“五一”这天是劳动节,不能让孩子一辈子劳动、吃苦。老伴听了告诉我,说这是而今一些人轻视劳动的生动典型,用它写个言论稿,评论评论,准行。果然,我用此事做“由头”写了篇《劳动者是美丽的》随笔,编辑看了开头两行便爱不释手,很快给用出来了。

老伴恪守尽职当“信息员”,我写稿子多了“头绪”,她也充实了退休生活。稿子发表后,来了稿费我就与她分享,她就用“奖金”去市场买好吃的做给我吃,我和老伴儿在“信息共享”上珠联璧合,其乐融融。

## 麻雀

□ 刘天文

每次回乡下老家,都会提前电话告诉爹娘。这么多年来,他们一直守着乡下的老屋,故土难舍。每次爹娘都是坐在院子里,或者在院子里干些手头农活,以这种方式等我,迎接我。

除了父母,迎接我的还有一群麻雀。

它们一飞而散,落于檐上、树间,闲置的农具上,总是不飞远,不离开院子,总是拉开我和它们之间的距离。这群麻雀盯着我,虽然在它们眼里,我就是庞然大物,但它们眼神里却没有一丁点儿惊慌。似乎我才是不速之客,是侵入者。在它们叽喳喳略显急切和高昂的叫声里,我听出了声讨和谴责。

我有些局促不安。

其实,我早知道这群麻雀的存在。它们是一个家族,不断繁衍,逐渐壮大。

院子里晾晒着粮食,上面落了一层麻雀,不停啄食。麻雀沐浴着阳光,悠闲、慵懒、富足。我有些心疼,父亲起早贪黑,辛苦劳累,种植了几亩庄稼,它们竟不劳而获。我疾步上前,双臂前伸,作驱赶状。麻雀慢慢撤退,我不断逼近,最终它们不情不愿地飞走。再从屋里出来,麻雀又落在粮食上,我又驱赶。如此反复几番,直到父亲来到院子里。再次驱赶时,父亲双手拦住我,难得幽默地对我说,“麻雀又不会种地,吃一点没啥,又吃不了多少。”

万物有灵,麻雀可能也知道父亲不会伤害它们。

忽然明白,为什么父母晚年养了鸡和大鹅,又养了狗,他们需要这种“鸡飞狗跳”的喧闹来增添家的生气和活力,和麻雀和睦而居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想到这里,不免有些愧疚,自己也应常常回家,给父母多一声问候,多一点陪伴。

